

□孙贵颂

青岛作家高伟的《生命从来不肯简单》随笔集，写得真是好。给人启迪，引人深思。其中的《慢点活》，就像是对我说的一样。

高伟将生活比喻成一条狗：“我不跑了，生活那只狗也不跑了；它追我，就是因为跑得急；我跑得有多急，它追得就有多急。”说得对极了。

乡下孩子，大多有被狗追赶过的经历。我有时想：狗和人大概是地球上最势利的两种动物了。“人敬有，狗咬丑”，狗就是会看眼色行事。对于弱势群体，比如妇女、儿童或衣着寒酸的人，你还没有走近它，它就开始狂吠，嗷嗷叫着，一声紧似一声，那龇牙咧嘴的阵势和震耳欲聋的分贝，令人生畏。有经验的老人会告诉你：遇到狗这样子时，千万不能跑，你一跑，狗就开始追；你跑得越快，它追得越凶，像个流氓一样；你慢慢地走，那狗也慢慢地跟着，不会跑到你的前面去；你停下来，回转身，与狗对峙，那狗也就停下来，与你对峙；而如果你俯下身子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块，猛地向狗掷去，那狗便立刻夹起尾巴，赶快逃窜了。

生活，就像一条无形的狗在与我们纠缠。

我年轻的时候，就像被狗撵着一样，跑得飞快。为了办案，曾经三天三夜几乎没有合过眼；为了写个总结，往往挑灯夜战；有一次为了给单位写材料，被“关”在离家一步之遥的宾馆里一个星期，可以多吃饭，但要少睡觉，绞尽脑汁，加工“产品”，所幸最后写的材料获得了通过。

后来学着搞文学创作。因被那半句“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”名言所“鼓励”，热血沸腾，执着卖力，构思、写作、誊写、投稿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虽小有成就，但就像在贫瘠的薄地上种庄稼，

种子撒得不少，收获却不大。后来看到那句名言还有后半句“而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却是最重要的”，气得我差点将手里的笔给折了。

退休以后，心情真正平静下来了。就像小鸟离开笼子，快活而自由。想看书就看书，想写字就写字，想散步就散步，想睡觉就睡觉。“自此光阴为己有，从前日月属官家”。这时候，跟随在我后面的那条狗，变成了一只哈巴狗，温顺得很，听话得很。然而，时间不长，就有人找上门来，约我办杂志，跟我谈待遇，我的条件苛刻而简单，就是不坐班，坚决告别早九晚五的生活。有一家单位提出一个折中方案：让我每天去半天，下午自由支配。我觉得可行，答应了。可是一个多月后，他们又婉转地提出让我全天上班。我与一位朋友商量，朋友说：你现在就像炒股，好不容易解了套，千万不能再被套牢了！朋友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，从此我就过起了“宅男”的生活。自由愉快，淡定从容，与生活这条狗悠然和谐地相处着。

即使按科学家所说的“人的寿命可以活到一百二三十岁”，我也开始往回返了，青春的小鸟早已飞远了，我不允许跟在身后的那条狗再来追我。我不跑，它也不会跑。我要尽量将节奏放慢些，放慢些。享受生活，快乐生活。



闲云斋记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 编辑：石风华 美编：许茗蕾 校对：刘辉

家有珊瑚樱

□刘固霞

早春，朋友送我一盆珊瑚樱，放置在小院高台之上。油绿枝叶间，黄芯蓓蕾水灵灵的。喜欢不需要理由，我为它浇水、施肥、摘除腐叶，就像和一个久违的朋友交流，闲淡的日子也有滋味起来。

小暑时节，樱桃状的果实挂上枝头，红红绿绿摇曳着，像节日的小灯笼，像夏夜的萤火虫。想起伯母在世的时候，家里也有一株珊瑚樱，大约也是在这个季节，结出的果实比这棵还多还红。伯母佝偻着侍弄它，像抚育自己的孩子。如今伯母的骨殖早已融入了泥土，院里的这株珊瑚樱可是她姗姗而至的身影吗？

一个人慢慢欣赏它成熟的过程，像欣赏一幅油画。先是白花凋谢，然后结出豆粒般大小的嫩果，几天后，由小变大，由绿变红。今天红一个，明天红两个，后天红三个，撩拨得你心绪不宁。我从不同的角度拍摄，分享在微信朋友圈后，获赞无数。

我的高兴劲还没过，第四天几个小果子竟不翼而飞！起初，我还认为是小外甥的“恶作剧”。到了周末，彤红的樱珠又不见了，而这期间小外甥居住在自己家里。我很纳闷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又是一天，我发现了答案。那天上午，有两只白头翁在珊瑚樱附近盘桓，一只在扁豆架上望风，一只先在高台上跳来跳去，然后飞上树冠，狂啄不停，饱食后高歌而去。好狡猾的白头翁，我得让你们尝一尝鸟为食亡的滋味。小怒之下，我找来了两块粘鼠板，放在花盆的两旁，自认为能把这两家伙缚住。但它们好像识破了我的“阳谋”，这次直接双双踏上树冠，把樱珠吃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大摇大摆飞走了。这两个狂妄的家伙，得杀一杀它们的嚣张气焰！家里有一面小彩旗，我把小彩旗插在花盆里，这不就是村民们屡试不爽的“稻草人”吗？结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，白头翁自由来去，照吃不误。我像泄气的皮球，无可奈何。

懊恼之余，又对小鸟多了几分怜悯。为了生存，它们也不停地和人类斗智斗勇。在强大的人类面前，小鸟永远是弱者。

朋友说，白头翁喜高趋光，你忘了啄窗的白头翁了？直接把花盆搬下来不就行了。一语点醒梦中人。我试着把珊瑚樱从高处搬到地面的三角梅下。三角梅长势旺盛，浑身带刺，自然能起到保护作用，我心里也多了些许安慰。果真被朋友言中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珊瑚樱果实熟得越来越多，都完好无损。小院又复归正常。

偶去朋友茶室品茶，说起这个话题，我说仰赖三角梅之功。朋友说：“非也，人鸟同理，饥不择食。追食逐利时，满眼看到的只有鲜食美食，哪里还有蒺藜荆棘？”他点了点茶盏里的水，道：“处下之功。”

白头翁依然飞来飞去，每天追寻新的食物。而“处下”的珊瑚樱，吮吸着三角梅的清香，安然无恙。

父亲的苦心

□肖刚

初二那年，叛逆期的我差点酿出大祸。

小学时，我学习成绩优异，师长的宠爱、同学的羡慕，让我骄傲得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杨。上了初中，一切都让我好奇，尤其是课桌桌面上的小洞，很多课桌上都有。那些小洞仅有硬币大小，多用纸团塞着，像是课桌的眼睛。我把纸团拿掉又塞好，再拿掉再塞好，研究了半天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一次考试，我看到前桌拿掉纸团，眼瞅着小洞，手托着课本在桌洞里左右移动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小洞是为考试作弊准备的。

那时因为贪玩，我学习变得散漫，但课桌上的小洞可以把我每次考试的成绩都粉饰到高分。直到初一下学期的一次会考，没有了小洞的加持，我的成绩一团糟，这才意识到功课已经落下太多。巨大的落差令我萌生了厌学的情绪。

初二的一天，我跟父亲摊牌：我不想上学了！父亲好像没听清，也可能是不相信，让我再说一遍，我只好小声嗫嚅道：“我不想上学了。”我看到父亲震惊得瞪大了眼睛，随后开始在全身摸索，他在找烟。可那时父亲正在戒烟，自然是没摸到。他就这么摸了一通，心情好似平复了一些，问我原因。待到水落石出，父亲生气了，他对我的期望很高，自然是不同意我辍学，只是那时我是一根筋，父亲说不通我，最终愤怒了，生平第一次打了我。

我赌气跑出家门，少年的倔强，可怜的自尊，在当时叛逆情绪的“挑唆”下，竟然离家出走了。小时候，父亲带我坐火车去过济南的亲戚家，那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远方。我偷偷地爬上了一列西行的货运火车，趴在装满煤块的车厢上，风猛烈地吹着我的头发，铁轨两旁的房屋、树木、河流都飞快地后退，在呼呼的风声里我忽然害怕起来。列车驶到一个小站慢了下来，我想也不想，就跳了下去。多亏一位好心人帮我联系了家人，还一个劲地念叨：这孩子命大啊，多亏跳了出来，卷到车底下可就没命了。待我被接回家中，迎接我的是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沉默。我躺在床上，虽然未曾伤筋动骨，但也是伤痕累累，仿佛有一股气还在心里憋着，竟不觉疼痛。

父亲没有再提上学的事，过了几天，却突然提议让我帮他抄稿件。父亲早些年喜欢写作，后来改教高中毕业后，十分劳累，已经很久没动笔。父亲说，他最近写了一些稿件，但没空誊写。父亲的话让我一下子想起了亚米契斯笔下的小抄写员，心里不由动了一下，就借坡下驴，点了点头，算是答应了。

父亲把稿件跟稿纸一并交给我，郑重道：“一定要抄好啊，这篇可是要寄到北京去的，你能行吗？”我的叛逆情绪一下子又被激发出来，小瞧人，我偏偏要抄好，我一笔一画地抄写，一字一句地对照，有时因为写错一个字，宁愿把辛苦抄写了大半的一张纸撕掉，细致到了极致，一篇文章抄完，干净漂亮的字面把我自己都惊呆了。父亲自然很满意，乐呵呵地表示，等下来稿费分我一点。我注意到父亲这次刻意用了一个“分”字，而不是以往的“奖励”，我感到父亲好像在试着开始尊重我、平视我，像对合伙人一样。

渐渐地，我开始迷恋起父亲笔下的故事，那一个个人物像活了一般，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他们有的自强不息，有的勇敢无畏，当然也有好多如我这般大的学生，在故事中奋发图强，追求理想。有时稿子抄完了，我还沉浸在故事里难以自拔。

转眼间，一个夏天过去，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气，对父亲说：“我想复学了。”父亲点了点头，如释重负，继而又意味深长地笑了。就这样，我的叛逆期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过去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时常想起我为父亲抄稿子的那些日夜，我不仅练就了一手好字，喜欢上了写作，更重要的是感悟到了很多人生道理，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！

父亲的苦心，天地可鉴，只是我们常常感悟不到！